



On the way-Lepidofin

Eva Chenyao He

LISA: 你在荷兰交换学习的经历以及在世界各地展出的经历对你的艺术视野和创作理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EVA: 纽约是围城，我从高中开始就在纽约了，于是怡然自得地逃跑了。第一次去荷兰的时候是三月，春天什么都是好的，就以为天天都是这样的，天真得很。但其实荷兰很冷，阿姆斯特丹没有山，但到处是水和风。中心辐射，水道蜘蛛网，单车凶悍，树都整齐倾斜三十度。三四月六七八个月亮旋着，阳光是种奢侈。

交换期间只做了两件作品，我的效率来说算少的。每天睡到中午，然后在studio做几个小时就去谈恋爱了，平时就去周边国家到处去玩，玩得很开心，消费也比纽约低，逍遥得很。

但现在想想，或许这种松弛的状态才是好的，我总是太紧张了，好像要做很多作品才能缓解焦虑，越做越焦虑，这种状态不太好。

我觉得松弛这个词用坏了，应该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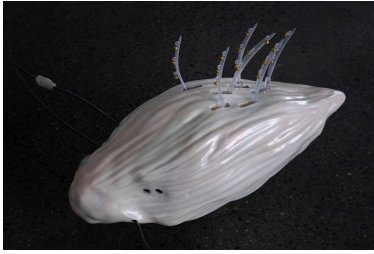
我在荷兰交换不长，四个多月。选荷兰排除掉很多学校提供的其他国家，有些有语言要求，或需要延期毕业，综合考虑排除后，我选择了荷兰。再者荷兰相对整个欧洲的氛围来说其实是更开放，也没有那么高的语言壁垒，英语非常普及，也有很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会来到荷兰留学。而且荷兰在欧洲，去其他国家很方便，贪玩，爱玩。

在世界各地展览，有时候我本人会到，有时候我会不在现场。暂时没有印象太深刻的。

LISA: 在这种理念之下，回看你在艺术道路上获得的诸多奖项，这些奖项对你的艺术创作和职业规划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者说困惑到你的地方？

EVA: 华人艺术家留美，很难不说不是为了签证。参加得多了，自然就有了分辨能力，踩了很多坑也长了很多教训。之前看到过一个国内几个艺术家办的一个嘲讽奖项的“水赛杯”，编了很多搞笑的专家名号，杜撰了很多奖项，就是为了嘲讽这种随便乱发奖项的乱象。你说谁不想拿威尼斯金狮奖呢，问题是担不担得起。其他的奖也一样。

LISA: 你2024年创作的 *When the room is in silence, I'm screaming inside* 系列当中，哪一部分比较能代表你当下的一个近况或者内心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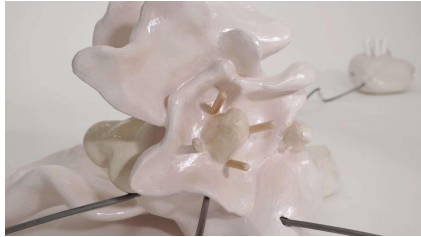
Undadofin



Ramiauris



Zantestudo



Osslilicaud



Pulmoadipo

When the room is in silence, I'm screaming inside 2024

EVA: 作品是生活的痕迹，是生活的副产品，生活的周边。我的作品反映我某个当下、某个阶段的想法，思绪的自然流出。这两年我对女性主义有很多的思考，所以这几年来的作品都与此有关。

*When the room is in silence, I'm screaming inside*这个系列我感受到的更多是疲惫和无奈。女性有太多要抗争的，我也有太多要抗争的，生活就是一场美丽的仗，但我觉得很疲惫，千万匹马踏碎我，我依然完整，却如鲠在喉。这场美丽的仗我好像没有力气打下去，我的活力和能量是被我的意志力支撑着扛住的，总会有弦断的一天，正在平衡中。

系列的名称 *When the room is in silence, I'm screaming inside*，我有两个双关：一是当房间安静的时候，我在房间里面尖叫；另一方面是这些我做的这些雕塑，她们的“内心”在尖叫，而不是真的叫出声。

更大的权力投影到个人身上，面对这种无形的压力，个体的挣扎和崩溃，有时候并不是很外放的强烈的苦难，是默默的dead inside。你很失望，可你又没有那么多强烈的，实际的力量能够去跟这种无形的力量去做对抗。

我想了很多我遇到的困难，说实话都是幸福的苦恼。真正的苦难是除了死亡、疾病、贫穷、饥饿、战争、生育以外的痛苦，我觉得其实都算不上真正的痛苦，都可以放下，不过是执着。但痛苦怎么也能有阶级呢，幸福的大多数才能让不幸突出，但不幸的大多数则只会继续矮化不幸，因为总能比较谁的饮泣更有韵律。枪林弹雨，心里哀叹的是更丝滑、绵长、恒久的执念，乐中作苦才是忽视了幸福的正当性。直到我们对眼泪重新有了想象，具象的幸福才不会格外刺鼻。

但所有事物都可以辩证看待，我的也是偏见。

我不是热衷讲述苦难的人，所以我总要在叙事里加点幽默。但不要用幽默消解愤怒，也不用幽默消解苦难，因为这只会消解悲伤和愤怒的正当性，尽管卖笑话的有时候比卖笑的更赚钱。不美化苦难，但我也不愿无视幸福的可能性。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太早对世界失望，太早放下，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意气风发，但好在我还有很多欲望。欲望之苦，心中天雷滚滚，到了嘴边也总是欲语泪先流。所以反复摔打，因为能够着相也是一种幸运。

这几年的作品多数与女性主义有关，做了很多“小生物”的雕塑，我觉得她们是生命，她们一定在无数个泡在风里的夜晚里泪眼滂沱，因为我们也曾血连着血，肉连着肉。但我的惘然和沉重总是打断对话，以便藏好我的羞耻和欲望。或许我们需要更多发疯和愤怒的女人，足够多到成为一种正常，我们才可以开始谈自由。

我有太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的“但是”，但是创作就是从这些矛盾的地方生出来，罗曼蒂克也来自于矛盾。

所以我觉得疲惫，所以 When the room is in silence, I'm screaming inside.



When the room is in silence, I'm screaming inside 2024- Zantestudo

LISA: 2024年当中有没有具体的社会事件，或者与跟某一个群体相关的事件，比较触碰到你的，并和你的创作产生关联？

EVA: 没有特别具体的，或者说，太具体就太模糊，太多了。我不断的接收很多信息，会感受到一种氛围和感觉。采访或者问答中很多人问很具体的问题时候，其实我答不上来，因为我做作品有一点意识流，很多东西综合起来。我每天看到的、每天意识到的、经历的，都会流进我的身体里。而我做作品，我就是做一个筛子，让她们经过我，流过我。她们“流进流出”，对我来说作品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她们流进我了，然后我就要把她们做出来。

最近比较触动我的是奥运，能让人感受到人的存在，一些让人觉得“为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好像可以再活一会儿”的感觉。其他的事件，比如印度女医生被侵犯、青岛代孕、结婚不再需要户口本等等，这些越看越触目惊心，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现在还在消化这些信息当中，共情力太强容易让自己受到伤害，但我对为这些事情提供解决办法却无能为力，所以我要保持一些距离。

我做作品反映我某个当下、某个阶段的想法，思绪的自然流出，所以创作的时候脑子是很混乱的，作品做完了我要梳理我的想法，我做作品不是程序化线性的“想法-含义-执行-呈现”，更像是“想法<=>执行<=>含义<=>呈现<=>想法<=>含义<=>执行<=>想法<=>呈现…….”这样无限地变化，我的思维很跳脱，往往作品做完了我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On the way-Feminastrum

LISA: 那你更早期的作品，比较具象表达跟“body(society body/political body)”作为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形态的项目，也是通过你刚刚的这种思考方式，最后串联起来以后，才有一个具体的方向的吗？

EVA: 我会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某个阶段我在思考的事情，通过隐喻和象征去表达，我不喜欢直给的表达，在做的过程中更加捋清楚我的逻辑。做作品也是研究和思考的过程。我这几年关注对女性主义的思考非常多，逐渐认清了谎言，我的作品是我的思考。

女性客体化，剥削，被物化，我也在反思，不断强调女性抗争其实还是把自己放在客体化的一个位置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不再谈论女性主义，就像我们从来不刻意提及男性主义一样，因为我们活在男性主义里，所以当我们有一天活在女性主义当中，我们便不用再去刻意提及。

接下来的创作会关注人的情欲的流动和权力的流动，会从具象的女性形象转向对瞬间与永恒、更抽象的无形材料的思考。欲望不再仅仅作为控制与压迫的符号，而是成为探索对永恒渴望的工具。由点及面，通过细小的东西去表达更大的主体。但宏大的叙事来自于宏大的人生，遗憾的是，我们一样平庸。我的观念或许仅仅只是宏大叙事的投影，所以把手扎进泥土里，因为越具体其实也越宏观。

LISA: 你的两个大的系列 *Yet to come*和*On the way*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或者创作理念上的成长？



Central



Ceremony



Execution



Repair

Yet to come 2021

EVA: *Yet to come*是比较早的一个系列，那个时候还是有比较多宏大叙事的东西，我也在反思。人是很容易陷入到宏大叙事的狂欢和自我感动中的。

从“*Yet to come*”到“*On the way*”的转变，就是叙事更具体了，“*Yet to come*”是群策群力，“*On the way*”是孤立无援，但两个系列讲述的都是女人的故事。通过隐喻象征，自然与人造元素的对比，反映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与和解，暗喻对女性的破坏以及试图修复的矛盾行为。我们总把自然比作母亲，因为女性必须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而神圣化是一场屠杀。

但是我会觉得这种宏大叙事当中，每一个个体，他其实是被忽视的。然后才会延续到下一个系列当中去更多地探讨，面对面，一对一，人跟物品之间，雕塑或者小生物之间的一些互动。因为第一个系列其实人出现的是很多的，每个作品穿起来有一个故事线：最开始发现了一个可以开采的有机物，于是运输、处理、使用她。人类跟自然、自然元素和人造元素的对比，去表现这种冲突。这个粉红色的有机体，也是女性的一个象征符号。发现了她，把她送上神坛，神化她，实际上还是在利用她。通过这种造神的方式，剥削和使用，反而神圣化了她的被迫牺牲。

女性的很多牺牲其实就被神圣化了，她可以不用那么做的，但是人们把她奉上了一个神坛的位置上，她就不得不那么做了。男人的世界里，女人要么是玉女，要么是妓女。男人再用妓女去警示玉女，让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当中。疲惫啊。



Feminastrum



Lepidofin



Tridenfrustrans

On the way 2023

LISA: 那在做一些performance art的过程中，你对观众的互动或者体验也是不会去做太多预设的？能否细说一场对你来说比较特别或者说观众反应比较特殊的表演呢？

EVA: 不预设，也没办法预设。我去年在荷兰交换的时候做了一个行为，叫*Fleshy Milk*。表演的costume是用橡胶和纱缝制的，其他道具还有：手术剪刀、两张手术用的绿色无菌布、碘酒。表演中我把我的衣服都脱掉了，我全身涂满了碘酒，钻进这个橡胶皮套里面挣扎，强烈地呼吸。

随后我从这件costume里面出来，离开现场。这一个 performance给现场观众的感受是更强烈的。因为能听到强烈的呼吸声，闻到碘酒刺鼻的味道。其实对我来说这个表演是我那个阶段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做这个行为，做完之后我会觉得我得到了一种释放和解脱。

我觉得现代医学发展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是在医院里面进行的，然后尤其是在做手术的时候，你像肉团一样被对待，反而没有那么多的关怀到让你觉得自己像一个人那样有尊严地被对待。为什么要有尊严地活和有尊严地死去，为什么要为了尊严活和为了尊严死，人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在这个世界面前人就是一块被反复摔打的肉团。

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我的身体某种程度上是被规训好的，哪怕好像很自由地生长，但是很多无形的东西，又回到女性，比如基础设施，其实是按照一个标准成年男性设计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其实是无形中要求身体自适应这一些东西的，而不是说这些天然就是符合我的一个身体状况的。再说到costume的橡胶，橡胶这种材料是避孕套的一个主要的材料。现有的大部分避孕手段，都是对女性有很大风险的，我就想这一种不公平到底是要怎么去解决？很多的避孕手段都是以女性的身体的风险为代价的，我觉得在这个costume里面的挣扎，又像是出生的时候婴儿的一种挣扎，也像是母亲在生产的时候的一种挣扎。



Fleshy Milk Performance

LISA: 你觉得未来方向上的转变或者探索对你来说会更加地自然“流出”吗？还是说是因为改变表达习惯反而会困难一些？

EVA: 现在正好就处在一个转变的阶段，不想再做之前做的了。我觉得还是在“流出”的，以前可能是泄洪一样地流出来，现在是静静流淌，多了一些深思熟虑，争滔滔不绝也要争细水长流。

LISA: 就目前而言，你在创作过程中阐释的这种理念和现实困境还是会有很大落差，你会感到困扰吗？

EVA: 还好吧，还是一样地有着无能为力的失望。但我至少觉得，我表达完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作品一旦做出来，解读权就不属于我了。我表达我的，观众解读观众的，从我的作品中读出她们自己的故事就可以了，能不能表达出来是我的能力，观众能不能读懂是观众的能力。

艺术家简介：

何琛瑶，2001年出生于中国深圳，目前生活和工作于纽约，就读于美国库珀联盟学院纯艺专业，曾在荷兰里特维尔德学院交换学习。作品曾在美国、中国、韩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英国等国家展出。其创作包括但不限于雕塑、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动态影像和混合媒介。

何琛瑶的作品探讨主体的瞬间性与永恒性、生命与非生命、有机与无机的融合。她以人类的欲望为线索，创造出一个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空间，通过无形、无固定形态的材料，表达一种独立且无法抵达的感受。

通过抽象隐喻，将人的境况延展到更广泛的人与空间的交融与冲突，体现个体的脆弱性、流动性与自主性。

通过对时间、欲望和生命的反思，不安和渴求贯穿她的艺术实践。在脆弱与不可及中，探索连接和抚慰的可能性，引导观众进入诗意与沉思。

===

以上艺术家简介作为工作需要，可直接复制使用。如果你问我内心到底在想什么，看下面这些。

这些年来守得云开见月明，但同时笼罩我的阴霾也越来越多。我曾为探得一些艺术的真相狂喜，也因辩证而一次次摧毁我的信念。

楼起楼塌，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些没有形状的东西作为材料。原本就没有形状，那么建造出来就不会毁灭。永恒作为材料，瞬间作为材料，无形作为材料，无为作为材料，非物质作为材料。

永恒是永远在，毁灭就是不在了。永生是永恒加上自在，即永恒的人在自由世界的人生，永远在和自在，即自由自在。生命必须要可以死，才能被称为生命，不能死的就是永生。永生就是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活着，永生就是没有活着，也没有活过，所以永生就是永死。

瞬间可以就是永恒，永恒也可以只是瞬间。

人的一生受苦受难，多半是欲望之苦。永恒也是一种欲望，那瞬间作为永恒，来解答这个疑问，是不是就能宽慰一些执着。

没人知道艺术是什么。她像月亮一样，很难说清傍晚那鲜艳的光是太阳还是月亮。卫星信号让我们看到太多月亮可能的面貌，而遮挡月亮和我们之间的阻碍太多了，以至于廉价虚拟的月亮看多了，便无法相信真实的月亮。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才能看到她真实的面目，可月亮始终是同一个月亮。

我们也是月亮的卫星。

可我也不执着于知道这个真相了，因为没人知道，或许可以以一种科学的方法去解剖月亮，但那不是我们想要的，正因为我们与月亮的阻碍太多了，我们才爱她。傍晚和清晨总有相似性，因为我们分不清那是太阳还是月亮。

沉重的轻盈，和轻盈的沉重。

我只想远远地看着这一切，正如远远地看着月亮。涉水而过不代表拥有整条河流，我不想要拥有月亮，我不图她什么，她在那里就好了，我只求她见证就好了。

我的内心深处有太多的悲伤，表达和幽默似乎都是为了掩盖这层悲伤，做了这么久的艺术，表达了这么久，似乎只学会了怎么给伤口保鲜。

我有开心幸福的瞬间，但我好像从未有过恒久绵长的喜悦。但瞬间可以就是永恒，告诉过你。

也别回见了，先这样吧。



On the way- Tridenfrustrans